南華真經注疏

南華眞經註疏卷之十六　　善二

河　南　郭　象　註
唐　西華法師成玄英疏

外篇天運第十四

天其運乎

註不運而自行也

疏言天稟陽氣清浮在上無心運行而自動之也

地其處乎

註不處而自止也

〇疏地稟陰氣濁沈在下亦無心寧靜而自〇止

日月其爭於所乎

註不爭所而自代謝也

疏晝夜照臨出沒往來自然如是既無情於代謝豈有心於爭處

孰主張是

疏孰誰也是者指斥前文也言四時八節雲行雨施覆育蒼生亭毒群品誰爲主宰而施張乎此一句解天運

孰維綱是

註皆自爾

疏山嶽産育川源流注包容萬物運載無窮春生夏長必無差忒是誰維持綱紀故得如斯此一句解地處也

孰居無事推而行是

註無則無所能推有則各自有事然則無事而推行是者誰乎哉各自行耳

疏夫日月代謝星辰朗耀各有度數咸由自然誰安居無事推筭而行之乎此一句

○解日月爭所已前三者並假設疑問顯發幽微故知皆自爾耳無物使之然也○

意者其有機緘而不得已邪

疏機關也緘閉也玄冬肅殺夜宵暗昧以意億度謂有主司關閉事不得已致令如此以理推者皆自爾也方地不動其義亦然也

意者其運轉而不能自止邪

註自爾故不可知也

疏至如青春氣發萬物皆生晝夜開明六

合俱照氣序運轉致茲生育尋其理趣無物使然圓天運行其義亦爾也

雲者為雨乎雨者為雲乎

註二者俱不能相為各自爾也

疏夫氣騰而上所以為雲雲散而下流潤成雨然推尋始末皆無攸肇故知二者不能相為

孰隆弛是

疏隆興也弛廢也言誰興雲雨而洪注滂沲誰廢甘澤而致茲亢旱也

孰居無事淫樂而勸是

疏誰安居無事自勵勸彼作此淫雨而快樂邪司馬本作倦字

風起北方一西一東有上彷徨孰噓吸是孰居無事而披拂是

疏彷徨迴轉之貌也噓吸猶吐納也披拂猶扇動也北方陰氣起風之所故云北方夫風吹無心東西任適或彷徨而居空裏或噓吸而在山中披拂升降略無定準孰居無事而為此乎蓋自然也

敢問何故

註設問所以自爾之故

䟽此句總問以前有何意故也

巫咸袑曰來吾語汝天有六極五常

註夫物事之近或知其故然尋其原以至乎極則無故而自爾也自爾則無所稍問其故也但當順之

䟽巫咸神巫也爲殷中宗相袑名也六極謂六合四方上下也五常謂五行金木水火土人倫之常性也言自然之理有此六

極五常至於日月風雲例皆如此但當任
之自然具足何為措意於其間哉

帝王順之則治逆之則凶

註夫假學可變而天性不可逆也

疏夫帝王者上符天道下順蒼生垂拱無
為因循任物則天下治矣而逆萬國之歡
心乖二儀之和氣所作凶勃則禍亂生也

九洛之事治成德備監照下土

疏九洛之事者九州聚落之事也言王者
應天順物馭用無心故致天下太平人歌

擊壤九州聚落之地治定功成八荒夷狄之邦道圓德備既合二儀覆載萬物又齊三景照臨下土

天下載之此謂上皇

註順其自爾故也

疏道合自然德均造化故衆生樂推而不厭百姓荷戴而不辭可謂返樸還淳上皇之治也

商大宰蕩問仁於莊子

疏宋承殷後故商即宋國也太宰官號名

盈字蕩方欲決已所疑故問仁於莊子

莊子曰虎狼仁也

疏仁者親愛之迹夫虎狼猛獸猶解相親足明萬類皆有仁性也

曰何謂也

疏太宰未達深情重問有何意謂

莊子曰父子相親何爲不仁

疏父子親愛出自天然此乃眞仁何勞再問

曰請問至仁

疏虎狼親愛厥義未弘故請至仁庶聞深旨

莊子曰至仁無親

註無親者非薄惡之謂也夫人之體非有親也而首自在上足自處下府藏居内皮毛在外外内上下尊卑貴賤於其體中各任其極而未有親愛於其間也然至仁足矣故五親六族賢愚遠近不失分於天下者理自然也又奚取於有親哉

疏夫至仁者忘懷絶慮與太虛而同體混

萬物而爲一何親疎之可論乎泊然無心
而順天下之親疎也
太宰曰蕩聞之無親則不愛不愛則不孝謂
至仁不孝可乎
䟽夫無愛無親便是不孝謂至仁不孝於
理可乎商蕩不悟深旨遂生淺惑莊生爲
其顯析義列下文
莊子曰不然夫至仁尚矣孝固不足以言之
註必言之於忘仁忘孝之地然後至耳
䟽至仁者忘義忘仁可貴可尚豈得將愛

敬近迹以語其心哉固不足以言也
此非過孝之言也不及孝之言也
註凡名生於不及者故過仁孝之名而涉乎無名之境然後至焉
疏商蕩之問近滯域中莊生之答遠超方外故知親愛之旨非過孝之談封執名教不及孝之言也
夫南行者至於郢北面而不見冥山是何也
則去之遠也
○註冥山在乎比極而南行以觀之至仁在

乎無親而仁愛以言之故郢雖見而愈遠冥山仁孝雖彰而愈非至理也

疏郢地居南冥山北故郭注云冥山在乎北極南行以觀之至仁在乎無親而仁愛以言之故郢雖見而愈遠冥山仁孝彰而愈非至道此注甚明不勞更釋

故曰以敬孝易以愛孝難

疏夫敬在形迹愛率本心心由天性故難迹關人情故易也

以愛孝易而忘親難

疏夫愛孝雖難猶滯域中未若忘親澹然無係忘旣勝愛有復劣無以此格量難易明之矣

忘親易使親忘我難

疏夫騰猨斷腸老牛舐犢恩慈下流物之恒性故子忘親易親忘子難自非達道孰能行此

使親忘我易兼忘天下難兼忘天下易使天下兼忘我難

○註夫至仁者百節皆適則終日不自識也○

聖人在上非有爲也恣之使各自得而已耳自得其爲則衆務自適羣生自足天下安得不各自忘我哉各自忘矣主其安在乎斯所謂兼忘也

疏夫兼忘天下者棄萬乘如脫屣也使天下兼忘我者謂百姓日用而不知也夫垂拱汾陽而游心姑射揖讓之美貴在虛忘此兼忘天下者也方前則難比後便易未若忘懷至道息智自然將造化而同功與天地而合德者故能恣萬物之性分順百

姓之所爲大小咸得飛沉不喪利澤潛被物皆自然上如標枝民如野鹿當是時也主其安在乎此使天下兼忘我者也可謂軒頊之前淳古之君耳其德不見故天下忘之斯則從劣向優自粗入妙遣之又遣玄之又玄也

夫德遺堯舜而不爲也

註遺堯舜然後堯舜之德全耳若係之在心則非自得也

疏遺忘棄也言堯舜二君盛德深遠而又

忘其德任物不爲斯解兼忘天下難

利澤施於萬世天下莫知也

註泯然常道

疏有利益恩澤惠潤羣生萬世之後其德不替而至德潛被日用不知斯解使天下

兼忘我難也

豈直太息而言仁孝乎哉

註失於江湖乃思濡沫

疏太息猶嗟歎也夫威德同於堯舜尚能遺忘不自顯豈復太息言於仁孝嗟歎於

陳迹乎

夫孝悌仁義忠信貞廉此皆自勉以役其德者也不足多也

疏悌順也德者眞性也以此上八事皆矯性僞情勉强勵力已效人勞役其性故不足多也

故曰至貴國爵并焉

註并者除棄之謂也夫貴在身身猶忘之況國爵乎斯貴之至

疏并者除棄之謂也夫貴爵祿者本爲身

○也身猶忘之況爵祿乎斯至貴者也

至富國財并焉

註至富者自足而已故除天下之財者也

疏至富者知足者也知足之人以不貪爲寶縱令傾國資財亦棄而不用故老經云知足者富斯之謂也

至願名譽并焉

註所至願者適也得適而仁孝之名都去矣

疏夫至願者莫過適性也既一毀譽混榮

辱忘物我泯是非故令聞聲名視之如涕
唾也

是以道不渝

註去華取實故也

疏渝變也薄也既忘富貴又遺名譽是以
道德淳厚不隨物變也

北門成問於黃帝曰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
之野

疏姓北門名成黃帝臣也欲明至樂之道
故寄此二人更相發起也咸池樂名張施

也咸和也大也洞庭之野天地之間非太
湖之洞庭也

吾始聞之懼復聞之怠卒聞之而惑

䟽怠退怠也卒終也復重也惑闇也不悟
至樂初聞之時懼然驚悚再聞其聲想悟
音旨故懼心退息最後聞之知至樂與二
儀合德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故心無分別
有同暗惑者也

蕩蕩默默乃不自得

註不自得坐忘之謂也

疏蕩蕩平易之容默默無知之貌第三闋之體悟玄理故蕩蕩而無偏默默而無知芒然坐忘物我俱喪乃不自得

帝曰汝殆其然哉吾奏之以人徼之以天行之以禮義建之以太清

註由此觀之知夫至樂者非音聲之謂也必先順乎天應乎人得於心而適於性然後發之以聲奏之以曲耳故咸池之樂必待黃帝之化而後成焉

疏殆近也奏應也徼順也禮義五德也○太

清天道也黃帝既允門成第三聞樂體悟玄道忘知息慮是以許其所解故云汝近自然也夫至樂者先應之以人事順之以天理行之以五德應之以自然然後調理四時太和萬物雖復行於禮義之迹而忘自然之本者也此是第一奏也

四時迭起萬物循生一盛一衰文武倫經

疏循順倫理經常也言春夏秋冬更迭而起一初物類順序而生夏盛冬衰春文秋武生殺之理天道之常但常任之斯至樂

矣
一清一濁陰陽調和流光其聲
註自然律呂以滿天地之間但當順不奪
則至樂全
疏清天也濁地也陰升陽降二氣調和故
施生萬物和氣流布三光照燭此謂至樂
無聲之聲
蟄蟲始作吾驚之以雷霆
註因其自作而用其所以動
疏仲春之月蟄蟲始啓自然之理驚之雷

運所謂動靜順時因物或作至樂具合斯道也

其卒無尾其始無首

註運轉無極

疏尋求自然之理無始無終討論至樂之聲無首無尾故老經云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

一死一生一僨一起所常無窮

註以變化為常則所常者無窮也

疏僨仆也夫盛衰生死虛盈起復變化之

道理之常數若以變化爲常則所謂常者無窮也

而一不可待汝故懼也

註初聞無窮之變不能待之以一故懼然悚聽也

疏至一之理絶視絶聽不可待之以聲色故初聞懼然也

吾又奏之以陰陽之和燭之以日月之明

註所謂用天之道

疏言至樂之聲將陰陽合其序所通生物

與日月齊其明此第二奏也
其聲能短能長能柔能剛變化齊一不主故
常
註齊一於變化故不主故常
疏順羣生之脩短任萬物之柔剛齊變化
之一理豈守故而執常
在谷滿谷在阬滿阬
註至樂之道無不周也
疏至樂之道無所不徧乃阬乃谷悉皆盈
滿所謂道無不在所在皆無也

塗郤守神

註塞其兊也

疏塗塞也郤孔也閑心知之孔郤守凝寂之精神郭注云塞其兊也

以物為量

註大制不割

疏量者兊大小脩短隨物器量終不制割而從巳也

其聲揮綽

註所謂闡諧

疏揮動也綽寬也同雷霆之震動其聲寬也

其名高明

註名當其實則高明也

疏高如上天明如日月聲既廣大名亦高明

是故鬼神守其幽

註不離其所

疏人物居其顯明鬼神守其幽昧各得其所而不相撓故老經云以道利天下其鬼

不神也

日月星辰行其紀

註不失其度

疏三光朗燿依分而行綱紀上玄必無差

忒也

吾止之於有窮

註常在極上住也

疏止住也窮極也雖復千變萬化而常居

玄極不離妙本動而常寂也

流之於無止

註隨變而往也

疏流動也應感無方隨時適變未嘗執守故寂而動也

予欲慮之而不能知也望之而不能見也逐之而不能及也

註故闇然忽使化去

疏夫至樂者眞道也欲明道非心識故謀慮而不能知道非聲色故瞻望而不能見道非形質故追逐而不能逮也

儻然立於四虛之道

註弘敞無偏之謂

䟽儻然無心貌也四虛謂四方空大道也

言聖人無心與至樂同體立志弘敞接物

無偏包容萬有與虛空而合德

倚於槁梧而吟

註無所復爲也

䟽弘敞虛容忘知絶慮故形同槁木心若

死灰逍遥無爲且吟且詠也

目知窮乎所欲見力屈乎所欲逐吾旣不及

已矣

註言物之知力各有所齊限
疏夫目知所見蓋有涯限所以稱窮力馳逐亦有分齊所以稱屈至樂非心色等法不可以根窮故吾知盡其不及故止而不逐也心既有限故知愛無名此覆前子欲慮之等文也

形充空虛乃至委蛇 汝委蛇故息
註夫形充空虛無身也無身故能委蛇委蛇任性而悚懼之情息也
疏夫形充空則與虛空而等量委蛇任性

故順萬境而無心所謂隳體出聰離形去
智者也只爲委蛇任性故怵懼之情息息

此解第二聞樂也

吾又奏之以無怠之聲

註意既息矣乃復無怠此其至也

疏再聞至樂任性逶迤怵懼之心於焉息
息雖復賢於初聞猶自不及後聞故奏無
怠之聲斯則以無遣息故郭注云怠既怠
矣乃復無怠此其至者也此是第三奏也

調之以自然之命

註命之所有者非爲也皆自然耳

疏調和也凡百蒼生皆以自然爲其性命所以奏此咸池之樂者方欲調造化之心靈和自然之性命也已

故若混逐叢生

註混然無係隨後而生

疏混同生出同風物之動吹隨叢林之出聲也

林樂而無形

註至樂者適而已適在體中故無別形

疏夫叢林地籟之聲無心而成至樂適於性命而已豈復有形也

布揮而不曳

註自布耳

疏揮動四時布散萬物各得其所非由牽曳

幽昏而無聲

註所謂至樂

疏言至樂寂寥趣於視聽故幽冥昏闇而無聲響矣

動於無方
註夫動者豈有方而後動哉
疏夫至樂之本雖復無聲而應動隨時實
無方所斯寂而動之也
居於窈冥
註所謂寧極
疏雖復應物隨機千變萬化而深根寧極
恒處窅冥斯動而寂也
或謂之死或謂之生或謂之實或謂之榮行
流散徙不主常聲

註隨物變化
䟽夫春生冬死秋實夏榮雲行雨散水流風從自然之理日新其變至樂之道豈常主聲也

世疑之稽於聖人

註明聖人應世非唱也
䟽稽留也夫聖人者譬幽谷之響明象之照對之不知其所以來絕之不知其所以往物來斯應應而忘懷豈預前作法而留心應世故行留散從不主常聲而世俗之

人妄生疑惑也

聖也者達於情而遂於命也

註故有情有命者莫不賓焉

疏所言聖者更無他義也通有物之情順自然之命故謂之聖

天機不張而五官皆備此之謂天樂

註忘樂而樂足非張而後備

疏天機自然之樞機五官五藏也言五藏各有主司故謂之官夫目視耳聽手把脚行布網轉丸飛空走地非由倣效禀之造

物豈措意而後能爲故五藏職司素分備
足天樂之美其在茲也
無言而心悅
註心悅在適不在言也
疏體此天和非由措意故心盡適悅而妙
絕名言也

故有焱氏爲之頌曰聽之不聞其聲視之不
見其形充滿天地苞裹六極汝欲聽之而無
接焉而故惑也
註此乃無樂之樂樂之至也

疏焱氏神農也義此至樂爲之章頌大音
希聲故聽之不聞大象無形視之不見道
無不在故充滿天地二儀大無不包故囊
括六極六極六合也假欲留音聽之亦不
可以耳根承接是故體兹至樂理趣幽微
心無分別事同愚惑也

樂也者始於懼懼故祟

註懼然悚聽故是祟耳未大和也

疏以下重釋三奏三聽之意結成至樂之
道初聞至樂未悟太和心生悚懼不能放

釋是故禍祟之也

吾又次之以怠怠故遁

註迹稍滅也

疏再聞之後情意稍悟欲懼心怠退其迹遁藏也

卒之於惑惑故愚愚故道道可載而與之俱也

註以無知為愚愚乃至也

疏最後聞樂靈府溥和心無分別有同闇惑蕩蕩默默類彼愚迷不怠不懼雅符眞

道既而運載無心與物俱至也

孔子西遊於衛顏淵問師金曰以夫子之行爲奚如

疏衛本昆吾之邑又是康叔之封自魯適衛故曰西遊師金魯太師名金也奚何也言夫子行仁義之道以化衛侯未知此術行用可不邪

師金曰惜乎而夫子其窮哉

疏言仲尼叡哲明敏才智可惜守先王之聖迹執堯舜之古道所以頻遭辛苦屢致

困窮

顏淵曰何也

䟽問窮之所以也

師金曰夫芻狗之未陳也盛以篋衍巾以文

繡尸祝齋戒以將之

䟽此下譬喻凡有六條第一芻狗第二舟

車第三桔槔第四樝梨第五狙猨第六姸

醜芻狗草也謂結草爲狗以解除也衍笥

也尸祝巫師也將送也言芻狗未陳盛以

筐笥之器覆以文繡之巾致齋潔以表誠

展如在之將送庶其福祉貴之如是

及其已陳也行者踐其首脊蘇者取而爨之

而已將復取而盛以篋衍巾以文繡遊居寢

臥其下彼不得夢必且數眯焉

註廢棄之物於時無用則更致他妖也

跣踐履也首頭也脊背也取莫曰蘇爨炊

也眯魘也言芻狗未陳致斯肅敬既祭之

後棄之路中故行人履踐其頭脊蘇者取

供其炊爨方將復取而貴之盛於篋衍之

中覆於文繡之下款游居處寢臥其傍假

今不致惡夢必當數數遺魘故郭注云廢
棄之物於時無用則更致他妖也
今而夫子亦取先王已陳芻狗取弟子游居
寢臥其下故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
是非其夢邪

疏此合芻狗之譬弃合孔子窮義也先王
謂堯舜禹湯先代之帝王也憲章文武祖
述堯舜而爲教迹故集聚弟子敖遊於仁
義之域臥寢於禮信之鄉古法不可執留
事同已陳芻狗伐樹於宋者孔子曾遊於

宋與門人講說於大樹之下司馬桓魋欲殺夫子夫子去後桓魋惡其坐處因伐樹焉削剗也夫子嘗遊於衛衛人疾之故剗削其迹不見用也商是殷地周是東周孔子歷聘會因於此良由執於聖迹故致斯弊狼狽如是豈非惡夢邪

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死生相與鄰是非其眛邪

註此皆絶聖棄知之意耳無所稍嫌也夫先王典禮所以適時用也時過而不棄即

為民妖所以興矯效之端也

疏當時楚昭王聘夫子夫子領徒宿於陳蔡之地蔡人見徒衆極多謂之爲賊故興兵圍繞經乎七日粮食罄盡無復炊爨從者餓病莫之能興憂悲困苦鄰乎死亡豈

非遭於已陳芻狗而魘邪

夫水行莫如用舟而陸行莫如用車以舟之可行於水也而求推之於陸則沒世不行尋常

疏夫舟行於水車行於陸致於千里不足

○爲難若推舟於陸求其運載終沒一世不○可數尺

古今非水陸與周魯非舟車與今斬行周於魯是猶推舟於陸也

䟽此合諭也斬求也亦今古代殊豈異乎水陸周魯地異何異乎舟車

勞而無功身必有殃彼未知夫無方之傳應物而不窮者也

註時移世異禮亦宜變故因物而無所係焉斯不勞而有功也

疏方猶常也傳轉也言夫子執先王之迹行衰周之世徒勞心力卒不成功故削迹伐樹身遭阨禍也夫聖人之智接濟無方千轉萬變隨機應物未知此道故嬰斯禍也

且子獨不見夫桔槹者乎引之則俯舍之則仰彼人之所引非引人也故俯仰而不得罪於人

疏桔槹挈水木也人牽引之則俛下捨放之則仰上俛仰上下引捨以人委順無心

故無罪夫人能虛己其義亦然也

故夫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不矜於同而矜於治

註期於合時宜應治體而已

疏矜美也夫三皇五帝步驟殊時禮義威儀不相沿襲美在逗機不治以定不貴率今以同古

故譬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其猶柤梨橘柚邪其味相反而皆可於口

疏夫柤梨橘柚甘苦味殊至於啖嚼而皆

可於口譬三皇五帝澆淳異世至於爲政咸適機宜也

故禮義法度者應時而變者也

註彼以爲美而此或以爲惡故當應時而變然後皆適也

疏帝王之迹蓋無常準應時而變不可執留豈得膠柱刻船居今行古也

今取猨狙而衣以周公之服彼必齕齧挽裂盡去而後慊觀古今之異猶猨狙之異乎周公也

○疏慊足也周公聖人譬淳古之世狙猨校
獸諭澆競之時是以禮服雖華猨狙不以
爲美聖迹乃貴末代不以爲尊故毀禮服
猨狙始慊其心棄聖迹蒼生方適其性
故西施病心而矉其里其里之醜人見而美

春二

之歸亦捧心而矉其里其里之富人見之堅
閉門而不出貧人見之挈妻子而去之走
疏西施越之美女也貌極妍麗既病心痛
嚬眉苦之而端正之人體多宜便因其嚬
蹙更益其美是以閭里見之彌加愛重鄰

里醜人見而學之不病强嚬倍增其陋故富者惡之而不出貧人棄之而遠走捨已效物其義例然削迹伐樹皆學嚬之過也

彼知美矉而不知矉之所以美

註況夫禮義當其時而用之則西施也時過而不棄則醜人也

䟽所以猶所由也嚬之所以美者由乎西施之好也彼之醜人但美嚬之麗雅而不知由西施之妹好也

惜乎而夫子其窮哉

疏總會後文結成其旨窮之事迹章中具載矣

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聞道乃南之沛見老聃

疏仲尼雖領徒三千號素王而盛行五德未聞大道故從魯之沛自北徂南而見老君以詢玄極故也

老聃曰子來乎吾聞子北方之賢者也子亦得道乎孔子曰未得也

疏聞仲尼有當世賢能未知頗得至道不

答言未得自楚望魯故曰北也

老子曰子惡乎求之哉

疏問於何處尋求至道

曰吾求之於度數五年而未得也

疏數筭術也三年一閏天道小成五年再閏天道大成故言五年也道非術數故未得之也

老子曰子又惡乎求之哉

疏更問求道用何方法

曰吾求之於陰陽十有二年而未得

註此皆寄孔老以明絶學之義也

疏十二年陰陽之一周也而未得者明以陰陽取道而道非陰陽故下文云中國有人非陰非陽

老子曰然使道而可獻則人莫不獻之於其君使道而可進則人莫不進之於其親使道而可以告人則人莫不告其兄弟使道而可以與人則人莫不與其子孫然而不可者無他也

疏夫至道深玄妙絶言象非無非有不自

不他是以不進獻於君親豈得告於子弟
所以然者無他由也故記孔老二君聖以
明玄中之玄也

中無主而不止

註心中無受道之質則雖聞道而過去也

䟽若使中心無受道之主假令聞於聖說
亦不能止住於胷懐故知無他也

外無正而不行

註中無主則外物亦無正已者也故未嘗
通也

○疏中旣無受道之心故外亦無能正於己○者故不可行也

由中出者不受於外聖人不出

註由中出者聖人之道也外有能受之者乃出耳

疏由從也從內出者聖人垂迹顯教也良由物能感聖故聖人不應若使外物不能稟受聖人亦終不出教

由外入者無主於中聖人不隱

註由外入者假學以成性者也雖性可學

成然要當內有其質若無主於中則無以
藏聖道也
疏隱藏也由外入者習學而成性也由其
外禀聖教實在心中若使素無受入之心
則無藏於聖道

名公器也
註夫名者天下之所共用
疏名鳴也公平也器用也名有二種一是
命物二是毀譽令之所言是毀譽名也
不可多取

註矯飾過實多取者也多取而天下亂也

䟽夫令譽善名天下共用必其多取則矯飾過實而爭競斯起也

仁義先王之蘧廬也

註猶傳舍也

止可以一宿而不可久處覯而多責

註夫仁義者人之性也人性有變古今不同也故遊寄而過去則冥若無滯而係於一方則見見則偽生偽生而責多矣

䟽蘧廬逆旅傳舍也覯見也亦久也夫蘧

廬舍客不可久停仁義禮智用訖宜廢客停久疵釁生聖迹留過責起

古之至人假道於仁託宿於義

註隨時而變無常迹也

以遊逍遙之墟

疏古之眞人和光降迹逗機而行博愛應物而用人群何異乎假借塗路寄託宿止暫時游寓蓋非眞實而動不傷寂應不離眞故恒逍遙乎自得之場彷徨乎無爲之境

○食於苟簡之田立於不貸之圃

註苟且也簡略也貸施與也知止知足食於苟簡之田不損已物立於不貸之圃而言田圃者明是聖人養生之地

逍遙無爲也

註有爲則非仁義

苟簡易養也

註且從其簡故易養也

疏只爲逍遙累盡故能無爲恬淡苟簡苟且簡素自足而已故易養也

不貸無出也

註不貸者不損已以爲物也

疏不損我以益彼故無所出此三句覆釋前義也

古者謂是采真之遊

註遊而任之斯真采也采真則色不僞矣

疏古者聖人行苟簡等法謂是神采真實而無假僞逍遥任適而隨化敖游也

以富爲是者不能讓祿以顯爲是者不能讓名親權者不能與人柄

註天下未有以所非自累者而各沒命於所是所是而以沒其命者非立乎不貸之圃也

疏夫是富非貧貪於貨賄者豈能讓人財祿是顯非隱滯於榮位者何能與人名譽親愛權勢矜夸於物者何能與人之柄柄權也唯厭穢風塵擅膝榮利者故能棄之若遺

操之則慄舍之則悲

註舍之悲者操之不能不慄也

疏操執權柄恐失所以戰慄捨去威力喪
去所以憂悲

而一無所鑒以闚其所不休者是天之戮民
也

註言其知進而不知止則性命喪矣所以
爲戮

疏是冒好權之人心靈愚暗唯滯名利一
無鑒識豈能闚見玄理而休心息智者乎
如是之人雖復楚戮未加而情性以困故
是自然刑戮之民

怨恩取與諫敎生殺八者正之器也

疏夫怨敵必救恩惠須償分內自取分外與他臣子諫上君父敎下應青春以生長順素秋以殺罰此八者治正之器不得不用之也

唯循大變無所湮者為能用之故曰正者正也其心以為不然者天門弗開矣

註守故不變則失正矣

疏循順也湮塞也唯當順於大理隨於變化達於物情而無滯塞者故能用八事治

之正事合於正理故曰正者正也其心之不能如是者天機之門擁而弗開天門心也

孔子見老聃而語仁義老聃曰夫播穅眯目則天地四方易位矣蚊虻噆膚則通夕不寐矣

註外物如之雖小而傷性已大也

疏仲尼滯於聖迹故發辭則語仁義夫播穅眯目目暗故不能辯東西蚊虻噆膚膚痛則徹宵不睡是以外物雖微爲害必巨

○況乎仁非天理義不率性捨己效他喪其○本性其爲害也豈眯目噆膚而已哉噆齧也

夫仁義憯然乃憤吾心亂莫大焉

註尚之以加其性故亂

䟽仁義憯毒甚於蚊虻憒憒吾心令人煩悶擾亂物性莫大於此一本亦作憒守者

吾子使天下無失其朴

註質全而仁義著

吾子亦放風而動總德而立矣

註風自動而依之德自立而秉之斯易持易行之道也

䟽放縱任也欲使蒼生喪其淳樸之性者莫若絕仁棄義則反寘我極也仲尼亦宜放無爲之風教隨機務而應物總虛妄之至德立不測之神功亦有作放方往反放依也

又奚傑然若負建鼓而求亡子者邪

註言夫揭仁義以趨道德之鄉其猶撃鼓而求逃者無由得也

䟽建擊傑傑用力䝱夫揭仁義以趨道德之鄉何異乎打大鼓以求逃亡之子故鼓聲大而亡子逺仁義彰而道德廢也

夫鵠不日浴而白烏不日黔而黑

註自然各巳足

黑白之朴不足以為辯

註俱自然耳無所偏向

䟽浴洒也染緇曰黔黔黑也辯者别其勝負也夫鵠白烏黑稟之自然豈須日日浴染方得如是以言物性其義例然然黑白

素樸各足於分所遇斯適故不足於分所
以論勝負亦言辯變也黑白分定不可變
白爲黑也
名譽之觀不足以爲廣
註夫至足者忘名譽忘名譽乃廣耳
疏修名立譽招物觀視此乃狹劣何足自
多唯恐遺名譽方可稱大耳
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呴以濕相濡以沫
註言仁義之譽皆生於不足
不若相忘於江湖

註斯乃忘仁而仁者也
疏此總結前文斥仁義之弊夫泉源枯竭魚傳沫以相濡樸散淳離行仁義以濟物及其江湖浩蕩各足所以相忘道德深玄得性所以虛淡既江湖比於道德濡沫方於仁義以此格量故不同日而語矣

孔子見老聃歸三日不談
疏老子方外大聖變化無常不可測量故無所談說也
弟子問曰夫子見老聃亦將何規哉

䟽不的姓名直云弟子當是升堂之類共發此疑既見老子應有規誨何所聞而三日而不談也

孔子曰吾乃今於是乎見龍龍合而成體散而成章

註謂老聃能變化

䟽夫龍之德變化不恒以況至人隱顯無定故本合而成妙體窈冥迹散而起文章煥爛

乘乎雲氣而養乎陰陽

註言其因御無方自然已足
䟽言至人乘雲氣而無心順陰陽而養物
也
予口張而不能嗋予又何規老聃哉
䟽嗋合也心懼不定口開不合復何容暇
闚規訓之言乎
子貢曰然則人固有尸居而龍見雷聲而淵
默發動如天地者乎
䟽言至人其處也若死尸之安居其出也
似龍神之變見其語也如雷霆之振響其

默也類玄理之無聲是以奮發機動同二儀之生物者也既而或處或出或語或默豈有出處語默之異而異之哉然則至人必有出處默語不言之能故仲尼見之口而不能合

賜亦可得而觀乎遂以孔子聲見老聃

䟽賜子貢名也子貢欲至觀至人龍德之相遂以孔子聲教而往見之

老聃方將倨堂而應微曰予年運而往矣子將何以戒我乎

○疏倨企也運時也老子自得從容故企堂○教誕物感斯應發微其言予年衰邁可以教戒我乎

子貢曰夫三王五帝之治天下不同其係聲名一也而先生獨以爲非聖人如何哉

疏澆淳漸異步驟有殊用力用兵逆順斯異故云不同聲名令聞相係一也先生乃排三王爲非聖有何意旨可得聞乎

老聃曰小子少進子何以謂不同

疏汝少進前說不同所由

對曰堯授舜舜授禹禹用力而湯用兵文王順紂而不敢逆武王逆紂而不肯順故曰不同

疏堯舜二人即是五帝之數自夏禹以降便是三王堯讓舜舜讓禹禹治水而用力湯伐桀而用兵文王拘羑里而順商辛武王渡孟津而逆殺紂不忍之狀可略言焉

老聃曰小子少進余語汝三皇五帝之治天下

疏三皇者伏犧神農黃帝也五帝少昊顓

○顼高辛唐虞也治天下之治列在下文

○黄帝之治天下使民心一民有其親死不哭而民不非也

註若非之則强哭

疏三皇行道人心淳一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故親死不哭而世俗不非必也非之則强哭者衆

堯之治天下使民心親民有為其親殺其殺而民不非也

註殺降也言親疏有降殺

䟽五帝行德不及三皇使子父兄弟更相親愛爲降殺之服以別親䟽旣順人心亦不非毀

舜之治天下使民心競民孕婦十月生子子生五月而能言

註教之速也

䟽舜是五帝之末其俗漸澆樸散淳離民心浮競逐使懷孕之婦十月生子五月能言古者懷孕之婦十四月而誕育生子兩歲方始能言澆淳旣革故與古之乖異也

○不至乎孩而始誰

註誰者別人之意也未孩已擇人言其競教速成也

䟽未解孩笑已識是非分別之心自此而始矣

○則人始有夭矣

註不能同彼我則心競於親䟽故不終其天年也

䟽分別既甚不終天年夭逝之始起自虞舜

禹之治天下使民心變人有心而兵有順

註此言兵有順則天下已有不順故也

疏去道既遠澆偽日興遂使蠢爾之民好為禍變廢無為之迹興有為之心賞善罰惡以此為化而禹懷慈愛猶解泣辜兵刃所加必順天道也

殺盜非殺

註盜自應死殺之順也故非殺

疏盜賊有罪理合其誅順乎素秋雖殺非殺此則兵有順義也

○人自爲種而天下耳

註不能大齊萬物而人人自別斯人自爲種也承百代之流而會乎當今之變其弊至於斯者非禹也故曰天下耳言聖知之迹非亂天下而天下必有斯亂

疏夫澆浪既興分別日甚人人自爲種見不能大齊萬物此則解人有心也聖智之迹使其如是非禹之過也故曰天下耳矣

○是以天下大駭儒墨皆起

註此乃百代之弊

疏此總論三皇五帝之迹驚天下蒼生致使儒崇堯舜以飾非墨遵禹道而自是旣而百家競起九流爭鶩後代之弊實此之由也

其作始有倫而今乎婦女

註今之以女爲婦而上下悖逆者非作始之無理但至理之弊遂至於此

疏倫理也當莊子之世六國競興淫風大行以女爲婦乖禮悖德莫甚於茲故知聖迹始興故有倫理及其末也例同斯弊也

○何言哉

註弊生於理故無所復言

疏從理生教遂至於此世澆俗薄何可稍言論正發憤而傷歎也

○余語汝三皇五帝之治天下名曰治之而亂莫甚焉

註必弊故也

疏夫三皇之治實自無為無為之迹迹生於弊故百代之後亂莫甚焉弊亂之狀列在下文

三皇之知上悖日月之明下睽山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
䟽悖逆也睽乖離也墮廢壞也施澤也運無爲之智以立治方後世執迹遂成其弊致星辰悖彗日月爲之不明山川乖離嶽瀆爲之崩竭廢壞四時寒暑爲之愆敘
其知憯於蠆蠆之尾鮮規之獸莫得安其性命之情者而猶自以爲聖人不可恥乎其無恥也
䟽憯毒也蠆蠆尾端有毒也鮮規小貌言

三皇之智損害蒼生其爲毒也甚於蠆蠆。是故細小蟲獸皆遭擾動況乎黔首如何得安以斯爲聖於理未可毒害既多深可羞媿也

子貢蹵蹵然立不安

註子貢本謂老子獨絕三王故欲同三王於五帝耳今又見老子通毀五帝上及三皇則失其所以爲談矣

䟽蹵蹵驚驚貌也子貢欲救三王同五帝今見老子詞調高邈排擯五帝指斥三皇

心形驚悚失其所謂故贅然形容雖立心
神不安
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
自以爲久矣孰知其故矣以奸者七十二君
論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迹一君無所鉤用
甚矣夫人之難說也道之難明邪老子曰幸
矣子之不遇治世之君也夫六經先王之陳
迹也豈其所以迹哉
註所以迹者眞性也夫任物之眞性者其
迹則六經也

今子之所言猶迹也夫迹履之所出而迹豈履哉

註況今之人事則以自然爲履六經爲迹

夫白鶂之相視眸子不運而風化蟲雄鳴於上風雌應於下風而風化

註鶂以眸子相視蟲以鳴聲相應俱不待合而便生子故曰風化

類自爲雌雄故風化

註夫同類之雌雄各自有以相感相感之異不可勝極苟得其類其化不難故乃有

遥感而風化也

性不可易命不可變時不可止道不可壅

註故至人皆順而通之

苟得於道無自而不可

註雖化者無方而皆可也

失焉者無自而可

註所在皆不可也

孔子不出三月復見曰丘得之矣烏鵲孺魚

傳沫細要者化

註言物之自然各有性也

○疏鶬居巢內交尾而表陰陽魚在水中傳○沫而爲牝牡蜂取桑蟲祝爲己子是知物性不同稟之大道物之自然各有性也

有弟而兄啼

註言人之性舍長而視幼故啼也

疏有弟而兄失愛捨長憐幼故啼是知陳迹不可執留但當順之物我無累言人性捨長視幼故啼也

久矣夫丘不與化爲人不與化爲人安能化人

註夫與化爲人者任其自化者也若繙六

經以說則疏也

老子曰可丘得之矣

南華眞經註疏卷之十六